

一個人旅行 ◎ 林俊忠

瀛苑副刊

一下了這個車站，便有些呆住了。這車站幾乎處於無人狀態的，而車站附近本該商家密集的印象，竟也只是稀落開設著幾家土產店而已。雖說如此，這個小鎮的寧靜氣氛，從人潮喧嘩的東京行來，完全不同的輕淡風味，而且到處植滿綠意蒼鬱的松樹，每當海風伴隨著松林篩過的薰香，即使拖著沉重的行李，那陣陣的芬芳早已解放旅途的勞苦，舒放身體每顆緊繃的細胞。

站前的小橋一過，橋下是清淺的運河，很乾淨！我意外這個鎮上的所有，才下午四點多的光景，怎地像晚上九點多的淒涼哩？沒走幾步，好大一片松樹林絆住視線，兩個約莫國三年紀的男生，以腳踏車一載一騎的方式呼嘯過我身邊，「終於有人來了啊……」生命的悸動燃起，初次來到這既陌生又期待的北方小町，涼涼的九月初，石卷灣的海水透著灰色的慘藍，天氣陰陰的，一種教人想哭的感覺。行李重得自己都不忍多想，還好有兩顆輪子幫忙，倒是一路上噤哩呱啦和石子聊天，挺聒噪的……。

「老婆婆，你好哇！」簡單地問聲好。一個蹣跚獨行的老婆婆，停下腳步，打量著我。松樹林綿延著傍晚而來，屬於林子裡固有的沉默於四周逐漸散開來。

「你好啊！……」她緩緩地應和。

「我從臺灣來的，一個人來做自助旅行，今天住在奧松島

啊！」我以挺有自信的話語一口氣溜完。

「... ..我耳背，聽不清楚，再大聲點好嗎？」

滿臉凸起的小肉球，眼睛周圍充滿著眼屎，痾屢的程度讓我不得深呼吸一口，我不斷重覆著叮嚀：

「老婆婆，您要保重身體，請您多保重喔！」

老婆婆扶著輔助走路的工具，眼眶濡溼似的說著：「謝謝，謝謝... ..」後來所說的日文，在我耳中含糊。

濃重的口音滲著一股酸不溜丟的難過... ..我當下竟這麼神經質地感受，瘦小駝背的身影，一個人在這空蕩蕩的松林鄉城穿過，那份無以名狀的寂寥，隨著她老人家踏著沉重的夜幕而來。事後，我將這份沒什麼波濤洶湧的小插曲，告訴日本友人，他卻說：日本年輕人，越來越少和老年人說話了，她應該是感動你和她聊天、問安，這種關懷是難得不過的！... ..「真的嗎？邁向高齡化的日本，就是有全身病痛的老人，住在像那種美景環繞的養老院，度過餘生？」一輛長長的大卡車，打斷了我倆的對話，或許她根本無視我這外國人的身分，批頭判腦地用東北腔調的日文轟我，我認真地聆聽，揣測那可能不會再發生的二度相遇，是否能在我再次造訪時，仍然如松樹般——長青。

一個法國人在旅館內呆睡著。Check in之後，整理行李的動作讓他醒來。

「你好！」那種法式的浪漫、慵懶，從他脫口而出後的一言一句，我硬是把有關法國的一切穿鑿附會和他牽扯在一起。

「你是哪來的？」他顯然不知我是個臺灣人。

「我是從臺灣來的... ..」他也驚訝同是外國人的我。

秀一兩句大三曾修過一年的法文，和Olivier先生溝通，有時則索性用英文交談，待幾個陸續投宿旅館的日本人來後，頓時驚覺自己好像踏上國際的邊緣。

一個從北海道札幌來的年輕朋友，敘述著用摩托車自助旅行所見所聞；一個邊吃零食、邊暢所欲言、從秋田縣到神奈川工作的社員；以及從橫須賀開車，不知流了多少汗的中年歐吉桑，他們天南地北喋喋不休，我的使用者在旁時而聆聽，時而答腔，畢竟他們才不是這母語的使用者，我感到一陣生疏的距離，但這並不妨礙我到處驚豔不斷的旅行。

澡堂裡，大家彼此叨問著昨天、明天的旅行行程，大家本都是趕赴下一場旅行的嘉年華會嘛！水氣迷濛的斗室裡，釋放出我長久以來想獨自旅行，所該償還的異國幻想，然而這份憧憬，僅靠一份地圖、旅行書，草草背上行囊...
...。當大家「咚！」一聲地泡進澡池時，我把毛巾折放在額頭，打量著這個地方，突然間那份莫名的飄泊感不由湧上心頭。整個身子漸漸地暖了，旅館外傳來陣陣蟲鳴的聲音，「唧唧...」，三角形的樹影在北方國度的夜色裡，更顯得孤峻冷傲。

好涼的黎明，太陽似乎忘了施加溫度，我在旅客整頓行李的吵雜聲中甦醒。還記得昨晚才在床邊研討明天的計劃如何，一晃眼大家就要各分東西。留下彼此的住所，拍照紀念後，大家就各自踏上另一段旅程...。

我孤獨地穿過松林，這個用寧謐氣氛洗出來的清新，既是從未擁有的感受，也是永難忘懷的一頁，我認真回想這個小鎮，但是人已在火車上，趕往下個驛站...。腦海裡浮光掠影般地閃過數個靜止的畫面...松樹...老婆婆...旅客...異國...旅行...一個人...，嗯...一個人。

2010/09/27